

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

陰隱客 譚宜 王可交 楊通幽

陰隱客

唐神龍元年，房州竹山縣百姓陰隱客，家富。莊後穿井二年，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，隱客穿鑿之志不輟。二年外一月餘，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，更鑿數尺，傍通一石穴，工人乃入穴探之。初數十步無所見，但捫壁傍行。俄轉有如日月之光，遂下，其穴下連一山峰，工人乃下山，正立而視，則別一天地日月世界。其山傍向萬仞，千岩萬壑，莫非靈景。石盡碧琉璃色，每巖壑中，皆有金銀宮闕。有大樹，身如竹有節，葉如芭蕉，又有紫花如盤。五色蛺蝶，翅大如扇，翔舞花間。五色鳥大如鶴，翱翔樹杪。每岩中有清泉一眼，色如鏡；白泉一眼，白如乳。工人漸下至宮闕所，欲入詢問。行至闕前，見牌上署曰：「天桂山宮」，以銀字書之。門兩閣內，各有一人驚出。各長五尺餘，童顏如玉，衣服輕細，如白霧綠煙，絳唇皓齒，鬚髮如青絲，首冠金冠而跣足。顧謂工人曰：「汝胡為至此？」工人具陳本末。言未畢，門中有數十人出云：「怪有昏濁氣。」令責守門者。二人惶懼而言曰：「有外界工人，不意而到，詢問途次，所以未（未原作來，據明抄本改）奏。」須臾，有緋衣一人傳敕曰：「敕門吏禮而遣之。」工人拜謝未畢，門人曰：「汝已至此，何不求遊覽畢而返？」工人曰：「向者未敢，儻賜從容，乞乘便言之。」門人遂通一玉簡入，旋而玉簡卻出，門人執之。引工人行至清泉眼，令洗浴及浣衣服，又至白泉眼，令盥漱之。味如乳，甘美甚，連飲數掬，似醉而飽。遂為門人引下山。每至宮闕，只得於門外，而不許入。如是經行半日，至山趾，有一國城。皆是金銀珉玉為宮室城樓，以玉字題云：「梯仙國」。工人詢於門人曰：「此國何如？」門人曰：「此皆諸仙初得仙者，關送此國，修行七十萬日，然後得至諸天，或玉京蓬萊、崑崙姑射。然方得仙宮職位，主策主印，飛行自在。」工人曰：「既是仙國，何在吾國之下界？」門人曰：「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，汝國之上，還有仙國如吾國，亦曰「梯仙國」，一無所異。」言畢，謂工人曰：「卿可歸矣」。遂卻上山，尋舊路，又令飲白泉數掬。臨至山頂求穴，門人曰：「汝來此雖頃刻，人間已數十年矣，卻出舊穴，應不可矣。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。」工人拜謝。須臾，門人攜金印及玉簡，又引工人別路而上。至一大門，勢侔樓閣，門有數人，俯伏伺候。門人示金印，讀玉簡，划然開門。門人引工人上，才入門，為風雲擁而去，因無所睹，唯聞門人云：「好去，為吾致意於赤城貞伯。」須臾雲開，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。出後，詢陰隱客家，時人云：「已三四世矣。」開井之由，皆不能知。工人自尋其路，唯見一巨坑，乃崩井之所為也。時貞元七年矣。工人尋覓家人，了不知處。自後不樂人間，遂不食五穀，信足而行。數年後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，後莫知所在。（出《博異志》）

譚宜

譚宜者，陵州民叔皮子也，開元末年生。生而有異，墮地能言。數歲之中，身逾六尺，鬚鬢風骨，不與常兒同。不飲不食，行及奔馬。二十餘歲，忽失所在，遠近異之，以為神人也。至是父母思念，鄉里迫立廟以祀之。大曆元年丙午，忽然到家，即霞冠羽衣，真仙流也。白父母曰：「兒為仙官，不當久有人世。雖父母憶念，又不宜作此祠廟，恐物所憑，妄作威福，以害於人，請為毀之。廟基之下，昔藏黃金甚多，撤廟之後，鑿地取金，可以分濟貧民，散遣鄉里矣。」言訖，騰空而去。如其言，毀廟掘地，皆得金焉。所掘之處，靈泉湧出，澄澈異常，積雨不加，至旱不減。郡邑禱祝，必有靈應，因名「譚子池」，亦謂之「天池」。進士周郭藩，為詩以記其事曰：「澄水一百步，世名譚子池。餘詰陵陽叟，此池當因誰？父老謂餘說，本郡譚叔皮。開元末年中，生子字阿宜。墜地便能語，九歲多鬚眉。不飲亦不食，未嘗言渴饑。十五能行走，快馬不能追。二十八山林，一去無還期。父母憶念深，鄉閭為立祠。大曆元年春，此兒忽來歸。頭冠簪鳳凰，身著霓裳衣。普遍拯疲俗，叮嚀告親知。餘為神仙官，下界不可祈。恐為妖魅假，不如早平夷。此有黃金藏，鎮在茲廟基。發掘散生聚，可以救貧羸。金出繼靈泉，湛若清琉璃。泓澄表符瑞，水旱無竭時。言訖辭沖虛，杳靄上玄微。凡情留不得，攀望眾號悲。尋稟神仙誠，徹廟斷開窺。果獲無窮寶，均融沾困危。巨源出嶺頂，噴湧世間稀。異境流千古，終年福四維。」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王可交

王可交，蘇州崑山人也，以耕釣自業，居於松江南趙屯村。年三十餘，莫知有真道。常取大魚，自喜以槌擊殺，煮之，搗蒜韭以食，常謂樂無以。一旦棹漁舟，方擊楫高歌入江，行數里間，忽見一彩畫花舫，漾於中流。有道士七人，皆年少，玉冠霞帔，服色各異，侍從十餘人，總角雲鬢。又四人黃衣，乘舫。一人呼可交以姓名，方驚異，不覺覺漁漁舟已近舫側。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舫，見七人面前，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，皆瑩徹有光，可交莫識。又有女妓十餘人，悉持樂器。可交遠立於筵末，遍拜。七人共視可交，一人曰：「好骨相，合仙，生於凡賤，眉間已灸破矣。」一人曰：「與酒吃」。侍者瀉酒，而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，侍者具以告。道士曰：「酒是靈物，必得入口，當換其骨。瀉之不出，亦乃命也。」一人又曰：「與栗吃」。俄一人於筵上取二栗，付侍者與可交，令便吃。視之，其栗青赤，光如棗，長二寸許，齧之有皮，非人間之栗，肉脆而甘如飴，久之食方盡。一人曰：「王可交已見之矣，可令去。」命一黃衣送上岸。於船邊覓所乘漁舟不見，黃衣曰：「不必漁舟，但合眼自到。」於是合眼，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。令開眼，已到，失黃衣所在，但見峰巒重疊，松柏參天，坐於草中石上。及望見有門樓，人出入。俄頃採樵者並僧十餘人到，問可交何人，可交具以前事對。又問何日離家，可交曰：「今日早離家。」又問今日是何日，對是三月三日。樵者與僧驚：「今日是九月九，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。」可交問地是何所，僧曰：「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。」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，僧曰：「水陸千餘里。」可交自訝不已。乃為僧邀歸寺，設食，可交但言飽，不喜聞食氣，唯飲水耳。眾僧審問，極異之，乃以狀白唐興縣，以達台州，以聞。越州廉使王胤素奉道，召之見，極以為非常之事，神仙變化不可測也。可交身長七尺餘，儀貌殊異，言語清爽。泐歎曰：「此誠真仙人也。」又以同姓，益敬之，飾以道服。而遣人至蘇州，以詰其實。具言三月三日，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，家人尋得漁舫，謂墮江死，漉之無跡，妻子以招魂葬訖。王胤具以表聞，詔甚稱異。後可交卻歸鄉里，備話歷歷，及與鄉人到江上，指所逢花船之處依然。可交食栗後，已絕谷，動靜若有神助。不復耕釣，乃挈妻兒往四明山。二十餘年，復出州賣藥，使人活酒，得錢但施於人。時言藥則壺公所授，酒則餘杭阿母。相傳藥極去疾，酒甚醉人。明州里巷，皆言王仙人藥酒，世間不及。遂信其言。有見

括及邪魅者，圖於其側即愈。後三十餘年，卻入四明山，不復出，今人時有見之者。（出《續神仙傳》）

楊通幽

楊通幽，本名什伍，廣漢什邡人。幼遇道士，教以檄召之術，受三皇天文，役命鬼神，無不立應。驅毒癘，剪氛邪，禳水旱，致風雨，是皆能之，而木訥疏傲，不拘於俗。其術數變異，遠近稱之。玄宗幸蜀，自馬嵬之後，屬念貴妃，往往輟食忘寐。近侍之臣，密令求訪方士，冀少安聖慮。或云：「楊什伍有考召之法。」徵至行朝。上問其事，對曰：「雖天上地下，冥冥之中，鬼神之內，皆可歷而求之。」上大悅，於內置場，以行其術。是夕奏曰：「已於九地之下，鬼神之中，遍加搜訪，不知其所。」上曰：「妃子當不墜於鬼神之伍矣。」二日夜，又奏曰：「九天之上，星辰日月之間，虛空杳冥之際，亦遍尋訪而不知其處。」上悄然不懌曰：「未歸天，復何之矣？」炷香冥燭，彌加懇至。三日夜，又奏曰：「於人寰之中，山川岳瀆祠廟之內，十洲三島江海之間，亦遍求訪，莫知其所。後於東海之上，蓬萊之頂，南宮西廡。有群仙所居，上元女仙太真者，即貴妃也。謂什伍曰：『我太上侍女，隸上元宮。聖上太陽朱宮真人，偶以宿緣世念，其願頗重，聖上降居於世，我謫於人間，以為侍衛耳。此後一紀，自當相見，願善保聖體，無復意念也。』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，玉龜子一，寄以為信，曰：『聖上見此，自當醒憶矣。』言訖流涕而別。」什伍以此物進之，上潛然良久。乃曰：「師昇天入地，通幽達冥，真得道神仙之士也。」手筆賜名「通幽」，賜物千段，金銀各千兩，良田五千畝，紫霞帔、白玉簡，特加禮異。暇日問其所受之道，曰：「臣師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，昔於後城山中，教以召命之術曰：『可以輔贊太平之君，然後方得飛升之道。』戒以護氣希言，目不妄視，絕聲利，遠囂塵，則可以凌三界，登太清矣。」又問昇天入地，何門而往，何所為礙。曰：「得道之人，入火不爇，入水不濡，躡虛如履實，觸實如蹈虛。雖九地之厚，巨海之廣，八極之遠，萬方之大，應念倏忽，何所拘滯乎（九地之厚起二十五字據明抄本補）。所以然者，形與道合。道無不在，毫芒之細，萬物之眾，道皆居之。」上善其對。居數載，乃登後城山，葺靜室於其頂，時還其家。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。一旦與群真俱去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